



陈梦雷的三大文化成就

——清华史前文脉

○ 王存诚

王存诚

1960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，随即在清华大学动力机械系（现热能工程系）任教。退休后涉足文艺，曾参与编辑《高旅诗词》、《聂绀弩致高旅信》、《邵荃麟百年纪念集》、《聂绀弩全集》（旧体诗与书信部分）等。

近年来，随着海峡两岸对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研究的进展，这部巨著的真正编著者陈梦雷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的视野。例如，内蒙古民族师院裴芹的专著《〈古今图书集成〉研究》（2001）和福建师范大学石海英的硕士论文《陈梦雷研究》（2007），都很有助于对陈梦雷的了解。有意思的是，对陈梦雷其人其事提供了最翔实资料的，还是他自己的著作《松鹤山房诗文集》。其诗集和文集分别收录在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的1415和1416册中，现已不难看到。清华大学的苗日新学长又据此进而论证到，陈梦雷的松鹤山房原来就在目前的清华大学校园内，并且认定陈梦雷为清华史前史上的第一位文化名人（《熙春园·清华园考》，2010年）。笔者对此深表认同，只是对松鹤山房的具体位置有些不同看法。在我看来，胤祉为陈梦雷修盖的三楹两层的“斗阁”——陈梦雷自命名的“松鹤山房”，应该坐落在今闻亭所在处，实际上就是乾隆32年以后所称的“观畴楼”，也就是清华建校时还存在、后因破败而被拆毁了的“佛楼”。本文对此姑不具论，仅就陈梦雷与清华在文化思想上的联系略作发挥。

提起陈梦雷，自然首先会想到《古今图书集成》。应该看到，这部划时代的百科全书巨著，依据的主要是陈家前代的藏书，即使加上胤祉为他开放的“协一堂”（胤祉斋名）所有藏书，汇集的也基本上到明代为止的中国学术成就。当时入清不久，虽然清代前几位皇帝重视吸取中原文化，但毕竟尚少自己的学术创造。陈梦雷可贵之处在于，他不仅熟于经史，而且重视百家之学，他的《汇编》分历象、方輿、明伦、博物、理学、经济等6编，对诸如医学和明末已兴起的自然科学成就都广为搜罗，以致李约瑟在编辑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（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）时，《古今图书集成》成为他的研究组最

重要的资料来源之一。

表面看来，康熙和胤祉父子对陈梦雷可谓不薄。康熙三赐御书，胤祉更是推食解衣，恩宠有加。陈梦雷刚回北京在中南海椒园临时给太监们教书时，连当时的皇太子胤初也来主动拉拢。甚至皇四子胤禛——也就是后来严厉惩办他的雍正帝——都请陈梦雷为自己抄录的《世祖章皇帝劝善要言》写过跋。这固然反映了清初统治者重视和争夺人才的一面，但实际上陈梦雷是被羁縻在“君侧”，时刻陆危。当年陈、李事件中（详见“资料链接”），李光地飞黄腾达，而陈梦雷险遭杀头，经同榜进士徐谦学托明珠挽救才侥幸流放。17年后康熙东巡，亲自赦他回京，明知其冤，而陷害他的李光地仍然得到更大的重用。权势在手的李光地时刻窥伺、威胁着陈梦雷，甚至派间谍侦查。陈梦雷要上疏申辩，也被胤祉阻止。最为残酷的是，陈梦雷流放17年，回京后又为胤祉效力13年，直到再次流放，几次请假回福建探亲皆不获准。他母亲去世时他正在北京拘押候审，父亲去世时他正流放在外，均不能回家奔丧，后来想请假回家扫墓都不可能。在那个“百善孝当先”的时代，这是何等的悲哀！《松鹤山房文集》中记载，1706年秋他向胤祉上《进汇编启》表述请假之意并托他向康熙呈上《告假疏》，而胤祉“未许转奏。从此得心痛之疾”。以后几次请假也被康熙推挡。陈梦雷在1699年曾写诗明志，准备以十年的时间侍候胤祉，以报答皇上之恩，然后求得平安归老。《己卯除夕次友人旅怀原韵八首》第四首说：

傍阙经年温綈留，梁园入侍岂沉浮。
涓埃未报先沾禄，岁序方新早赐裘。
日照上林春色好，冰销太液碧波流。
拟将十载酬君父，投老求归卧陇头。

无奈请假都不准，退休更不敢提，只能整日度着“为他人作嫁衣裳”的无聊生涯。情势所迫，他的诗作大多取“怨而不怒”的风格，但也偶有讽刺时事之作，写于1705至1706年间的两首《即事有感》即是。第一首曰：

邻家村妇往来频，紫白红黄满髻新。
归去自应夫婿惜，欢时倘忆种花人。

说的正是他整日“种花”（指写文章），却让别人拿去讨好“夫婿”的无奈情景。胤祉自己修熙春园，同时也为老师买下水村，增盖楼阁，还将建园剩下的二顷地赐给他，让陈梦雷差似得酬“遂初”之愿，实际上仍不过是“羁縻”二字而已。陈梦雷倘能早几年告老还乡，避开是非之地，也不至于在雍正登基之后，立即成为皇位争夺的第一批牺牲品了。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完成的，由此固然可以看出陈梦雷具有何等不甘沉沦、不能建功也要立言的毅力，但也不能不看到，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其实也是一部“愤书”。这还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“李约瑟难题”，因为人们会想到，倘非满清入侵造成中断，中华文明本应沿着怎样的轨迹前进。

在流放辽东的17年中，陈梦雷另有两项重大的文化成就：一是修志，一是办学。

当时的流放制度是将犯人发配给当地的军户为奴，认定主人，听其差遣。正如他在康熙21年（1682）春离京时所写的诗《东行口占三律》第一首所感叹的：

祇被登车谢九阍，三年囚首一身存。
贱同厮养孤臣分，生到边庭圣主恩。
籍削寄名归卒伍，魂销凭梦返家园。
白云南向肠凄断，鹤发东风正倚门。

但到戍地后陈梦雷却未受虐待，不但主人宽厚，地方官更慕陈梦雷钦点庶吉士、翰林院编修之名，礼聘他担当编写地方志的重任。他一连编写了《盛京通志》（即《奉天通志》）、《海城县志》、《承德县志》和《盖平县志》等多部志书，为后人研究清朝发祥地的历史、地理、自然、经济、文化留下了宝贵的材料。特别是由于地区重要，《盛京通志》的编写具有示范的作用。陈梦雷虽以罪人身份不得出名，却在实际上

成为清初修志高潮中的领风骚者。志书是后来兴起的“方志学”研究的基本资料，而“方志学”这一名词正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之一梁启超于1924年首先提出的，这从另一方面反映了清华的文化源流。李约瑟编写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所参考的资料中，方志也是非常重要的来源。

陈梦雷在辽东流放后期，条件更有改善，甚至可以置产办学了。他的二弟和侄子在福建老家过不下去，甚至想举家搬来辽宁种地。到戍地5年后的1687年，陈梦雷在沈阳城西筑“云思草堂”，授徒讲学，那里“花石娟秀，日以著述为乐，从游者甚众”。他有多篇诗、文反映了与当地学人交往以及办学授徒的情况。他成为继函可“冰天诗社”之后清代第二次辽沈文化浪潮的领袖人物。清室入关之后极力吸收中原文化，而其老家却相对落后了。有讽刺意味的是，那里的文化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却是依靠了“流人”的力量。许多因政治原因被流放东北的文人，不期然地带动了那里的文化发展。例如被纳兰性德救回来的吴汉槎，以及戴梓和方登峰、方式济父子，都是与陈梦雷同时的著名文人、学者。其中发轫者是诗僧函可，俗名韩宗騷，值明末世乱而为高僧，是清代文字狱的第一位罹难者，因携“禁书”而流放沈阳。他在宣扬佛法和与遗老流民诗文唱和方面有重大影响，但一直为清廷所忌惮。陈梦雷不同，他生于清朝盛世，并无反清意识。他的贡献在于办学兴教，培养人才，培育了文化的根本。

陈梦雷精于易学，1694年在流放地所作的《周易浅述》，以其学术价值而被收入《四库全书》，并未因人废言。他一生满腔热血，遭遇不偶而能安于天命，真正得到了“自强不息”、“厚德载物”的精髓。以他的人格和学术成就，以及他与清华在文化精神上的联系，认他为清华史前文宗并加以纪念，应非妄说。

最后，谨以陈梦雷在1691年所写的一首《戒诸生饮烟》为本文作结：

风人博物不知形，炎帝偏遗本草经。
何日嗜痂先作俑，至今逐臭取宁馨。
九天咳唾非珠玉，四壁烟云失户庭。
问字登堂宜载酒，那堪醉此未能醒。

由此可以略窥陈梦雷风趣的一面，而劝学生戒烟在今天也还是有现实意义的吧！

资料链接

陈梦雷和《古今图书集成》

○ 路漫

“松高枝叶茂，鹤老羽毛新。”这是康熙在1706年，为陈梦雷编纂的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御题的对联，以示嘉奖。

陈梦雷

(1650~1741)，字则震，号天一道人，晚年号松鹤老人，福州人。清康熙九年(1670年)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翰林院编修。为清代著名的大学者，一生颠沛流离，编著丰富。

历史公案

康熙十三年(1674年)，陈梦雷由京回闽至福州省亲。逢“三藩之乱”，靖南王耿精忠在福州起兵反清，强授官职于陈梦雷，并将其父亲拘禁在寺院中。此时与他同年进士、同官翰林编修的李光地也在福州。二人交情颇深，密议同具名封疏于蜡丸，由李光地设法携京上呈朝廷以表忠心，由此引出震惊朝野的“蜡丸案”。京城谣传陈梦雷参加逆党，又受到官吏徐宏弼的诬陷，康熙皇帝下诏将陈梦雷逮捕下狱。不久后被流放盛京(今沈阳)为满人家奴。

众多官员皆替陈梦雷鸣冤，指责李光地趋利忘义、见死不救，陈梦雷满腹含冤地在《与李光地绝交书》中表白：当时其同年好友李光地有归附耿精忠的企图，及他如何通过李光地的叔父以“大义相责，令速归劝阻”的整个过程，曾誓约：“他日幸见天日，我之功成，则白尔之节；尔之节显，则述我之功”。还在《告都城隍文》中指责李光地：“蜡书遣使负约于先，宠命加身，爽信于后”，致使他“有怀莫剖，负谤难明”。

根据钱林《文献征存录·陈梦雷传》认为：陈梦雷指责李光地的事实不确，言过其实。陈寿祺在《左海文集·安溪蜡丸疏辩》中为李光地辩白：

论者多是袒护陈梦雷而指责李光地。实际上是有人忌李光地之才，唆陈梦雷诬陷李光地，蜡丸疏事与陈梦雷无关。因此，陈梦雷与李光地的是非争论，遂成历史公案。

康熙曾赐房

陈梦雷生平勤奋好学，在逆境中仍坚持读书和写作。塞外17年“四壁图书列，烟光一径深”的流亡生涯中，他孜孜不倦地从事文化教育和著作，热心培养当地人才。博览群书通晓满文的陈梦雷，官宦子弟中多数是他的学生。他还编写过《周易浅述》、《盛京通志》、《承德县志》、《海城县志》、《盖平县志》等书籍和文章。

康熙三十七年(1698年)“康熙皇帝东巡盛京(即今沈阳)，梦雷献诗，称旨释归”。从此他颇受康熙皇帝器重：命其编辑古今文献，侍奉皇三子胤祉读书。陈梦雷恪尽职守甚得尊重。

陈梦雷一生辉煌的事业是编著三千多卷的《古今图书集成》。在康熙四十年(1701年)就受命编辑巨著《古今图书集成》，经过“目营手检，无间晨曦”的辛勤劳动，到康熙四十五(1706年)初稿宣告编写完成，这是陈梦雷毕生的心血与长期读书取得的硕果。康熙皇帝肯定他付出的努力，赐予一座住房

和一副对联。陈梦雷把书斋称为“松鹤山房”，自号“松鹤老人”，这是他一生中最为得意的时期。《古今图书集成》记载了从上古到清初历代各朝的历法、典章制度、经济、文化以及科技等文献，内容相当详细完备。

一书贯古今

陈梦雷在学术上的贡献，却未能改变他不幸的政治命运。雍正元年(1723年)，陈梦雷遭受“莫须有”的罪名再次发配边陲，由他主编的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则由户部尚书蒋廷锡重辑。

雍正六年(1728)这部巨著首次刊印，共一万卷，光目录就有四十卷，分订五千另二十册，字数共有一亿六千万余字，内容丰富分类清晰，出处分明查阅方便，受到各界人士的高度评价。清人张廷玉说：“自有书契以来，以一书贯串古今，包罗万有，未有如我朝《古今图书集成》者”。康有为推崇此书：“为一切做学问人不可缺少的工具书”。此书为清初之前所有科学文化知识，几乎汇编其中。国际影响也是相当之大，被世界许多著名图书馆收藏，外国学者赞誉此书为《康熙百科全书》。

乾隆六年(1741年)，陈梦雷在戍地走完了凄惨动人的一生，享年91。

(转载自2008年10月25日《福州晚报》)